蒋明翰作为黑道头脑被抓，暹罗地下毒王惨死街头，这消息在有心人的散步下，传遍了暹罗的大街小巷。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梁飞作为刑警，必然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的，他并没有因为丁甜甜的死而冲昏头脑，而是化悲痛为力量，誓要将真正的罪犯绳之以法，以慰甜甜的在天之灵。/ E6 ^. R3 `0 `  
  
从梁飞的视角看来，这件事情里面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破绽，贩毒的向来都惜命，按照在内地抓毒贩的经验，一旦一个贩毒组织的头头突然毙命，那么他先前的手下定然会为了争夺头领的位置而打的腥风血雨。可是现在暹罗的情况非常反常，没有争夺，没有打斗，平静的好像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一般。  
  
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，那个萨莎只是一个傀儡而已，真正的主谋必定另有其人，而当时和宋书宸谈判的梁龙就是一个十分值得怀疑的对象。: \_+ c6 M% Z9 e  o% w  
/ X0 G& O\* K3 M\* P4 D6 ~! d  
他向内地打了报告，谭伯伟也认同了他的判断，只不过丁甜甜的死亡让谭伯伟多了一重顾虑，或许当初把两个徒弟送到暹罗去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，他开始认真的思考梁飞留在暹罗的安全性，吩咐梁龙要从长计议，先将丁甜甜的骨灰运回国内，入土为安后再做打算。; d/ i\* f( ]\* a! |/ q2 X, Z  
, K8 \' f4 K- Y  ^  
这边梁飞心不甘情不愿的回了内地，那边宋晓菊的编排就开始了：「出了点事情，就把触手往后面收，瞻前顾后的，自己儿子这边派点人怎么了？」  
  
宋书宸颇为无奈，只能尴尬的赔笑，县官不如现管，总不能当着菊姨的面说，让梁飞回去的决定，里面也有自己的推波助澜吧。  
5 c3 }' `9 ~% B) n5 q; T  
他对老妈和小姨之间不和谐的关系也是无可奈何，虽说自己知道这中间存在着极大的误会，奈何她们都是长辈，这么多年下来，误会越来越深，现如今只能两边哄着，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，看有没有可能让她两重归于好。  
  
「其实让飞哥回去，也是我的意思，他们不知道暹罗的深浅，来之前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，这才一个月就折了一个，还是让他回去好好反思一下，做好完全的准备再回来也不迟。」宋书宸捏着鼻子向颇为不愿的宋晓菊解释着。  
  
「你让他回去，他就理所应当的回去了？这都死了人了，什么局势了还把人往回调，行了行了，你别帮她说话了，她的人品一贯如此，没必要帮她解释。」宋晓菊没好气的回。\* n3 r( Y. F1 }. ]% @& `1 K  
/ B6 z6 \_4 q; b5 p# z  
「菊姨，您这么说没关系啊，可她是我妈。」宋书宸弱弱的反驳着：「我总不能说老妈的坏话吧。」2 |8 R. Z, ?8 |  
  
「妈，哼，他也配。」宋晓菊不屑的笑。. u& Y) o" s2 ?\* }8 J  
  l) o2 m: S9 w& ?5 P  
「菊姨~」宋书宸无奈的摇摇头，暗道这位菊姨都这般大年岁了，还像小丫头一样是个受气包，一点不顺心的就能点燃炸药桶。  
9 `/ y6 v3 ^2 B6 s) m) i# h  
「行了，行了，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今天就不和他一般计较了。」宋晓菊看着他委屈的样子，触动了她心头最柔软的部分，无限温柔的看着他：「如果我一个像你这么懂事的儿子就好了。」( X) K5 A. w1 [5 j; \_  
  
「嗨，菊姨你这话说的，这些年下来，我们不是母子，胜似母子拉。」宋书宸立马顺杆儿爬，谄媚的讨好，这让端着咖啡进门的小爱一阵恶寒。  
  
小爱无疑被影子交代过了，现在对宋晓菊她们无比尊敬：「菊总，请喝咖啡。」2 o( s\* J+ Y2 @. r: X4 b8 [) q  
' q- [7 m: v' I3 u3 O( U' |; F9 G  
「小爱啊，这一晚上的时间怎的就变回去了？你恢复一下子，不然我这么久的努力岂不就白费了。」宋书宸看着小爱一本正经的模样，心中不喜，哪个男人不喜欢甜妹呢，是不是。  
" R7 T7 k2 R: s" R0 c3 c( r4 Q  
「宋总，这是您需要的文件，我放您桌上了，其他没什么事的话，小爱就先出去了。」说罢，小爱恭恭敬敬的出门。  
, I) V! g8 ^3 @$ q( i  
「不带这样的，你把我的小爱还给我。」宋书宸气不打一处来，少有的对着宋晓菊嗔怪。+ E3 o6 D! Z& d& r  
; v+ L% O# d5 N  
「此事不要再提，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她这种人，见不得光的，你这是在玩火，知道吗？」宋晓菊还真是误会了宋书宸的想法，说变脸就变脸。  
3 w% w3 l, }% |" T9 ]7 s3 s$ q  
「哎哟，菊姨，我好容易把她变正常点，你这又来了，我不过就是想有一个能说话的小伙伴而已。」宋书宸一脸无奈。( \_- s; W! Z! N- @: n  
  
「还能说话的小伙伴，也不差她这一个。这件事情我倒要好好说说你了，年纪不小了，该相亲就相亲，找个对眼的，结完婚，有了小孩，到时候你想要多少能说话的小伙伴就有多少，千万别学你菊姨，孤独终老的日子不好过的。」宋晓菊一本正经的说，而后目光一转：「回头和你小璎姨说一声，玩玩也不是不行，不过千万不能假戏真做，而且这事只能私下说，知道吗？」  
, j6 x" G$ M) ]0 z  
「又来了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菊姨，你脑子里都想的是什么和什么啊。而且现在明翰进去了，怎么也不是考虑这种事情的时候吧。」宋书宸痛苦的控诉。  
  
「什么，难道你和明翰？」宋晓菊瞪大了眼睛，一脸的不可置信：「这事蒋先生同意了吗？」转而又露出一个果不其然的表情：「我说你两走这么近，感情是这样的情况，来和姨说说，你平时两谁是一，谁是〇？」  m$ K9 A/ A\* B+ E- z3 \+ s  
% w6 p( ^1 U" V3 n  
「。。。」宋书宸见话题果不其然被聊死了，找个由头，羞红了脸，飞也似的逃了出去。/ c: f/ x' z0 Y, Y+ ~) m/ F: g  
  
「嗨呀，现在的年轻人也太乱了吧。」宋晓菊满脸担忧。: z' ~- V; E( `) u  
  
（特么你自己年轻时候什么样，忘了是吧。）7 t\* m0 T" \3 f  
  
---  
  
一整夜的混乱之后，天公不作美，未到午时，眼看东方飘来大片的乌云，似墨染一般快速席卷而来，气压变的极高，压的人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宋书宸从办公椅上起身，果然在有心事的情况下，完全无法沉心下来处理公司的事情。忧心忡忡的来到窗前，从怀里掏出小爱给他的胸针：「这个杜思文，到底是谁呢？」  
/ z4 C9 @  \_7 P  
目光抬起，暹罗生态园就在不远处的山林深处，在漆黑乌云的映衬之下，若隐若现，那边本该是一处风景秀丽之所，此时竟然莫名感觉有些狰狞。  
  
暴雨终于落了下来，狂风呼号，暴雨毫无保留的释放着暴虐的能量，隔着厚重的雨幕，生态园完全隐入了乌云带来的黑暗之中。- t6 R+ `+ m' p7 M4 c8 S4 B8 m  
  
宋书宸没有看到的是，两辆轿车顶着暴雨前后脚驶进了生态园。  
  
「hello，黄教授，好久不见。」一名撒克逊籍男子热情的迎了上来，他穿着白大褂，一边走，一边脱着乳胶手套，看起来就像刚从实验室出来一般。6 V$ e\* }3 C, O7 T9 H1 K/ z. D  
  
「小陈，过来，见过保罗先生。」黄教授让开一步，从背后把陈衿衿拉出来介绍：「认识一下，这是我最得意的学生，陈衿衿。这是暹罗生态园的管理人，保罗先生。」. N( p6 t/ b) y4 J! y  q& M  
  
「你好，保罗先生，我是陈衿衿，这次陪同黄教授来麻烦您了，请多多关照。」陈衿衿一副阳光大男孩的模样，对着保罗友好的伸出右手。1 W; Z6 F9 t" y1 h( F6 X+ V  
/ L. ~( W9 q% n7 C0 Y9 v( P5 n  
怎料保罗表现的不算友善，没有礼节性的握手，转向黄教授悠悠的说：「你每年都带人来，有十来年了吧，还没有放弃吗？」: @8 P4 ~9 K$ Z8 r5 B  {+ U  
  
「这是事情是我毕生的追求，麻烦你了，保罗先生。」黄教授年岁已大，属于在内地德高望重的人物，此时竟然如一个小学徒一般在保罗面前点头哈腰。陈衿衿不明所以，心中疑惑，不过老师做什么总归有他的道理，便悻悻的退后，恭敬的立在老师身后。" H& U; E7 s9 G5 F: X8 P" B+ C2 q  
  
「可是今年的雨水有点大，试验田的产量不高，估计你今年又是无功而返了。」保罗在前面走着，看向屋外的大雨，说出了极为不妙的消息。  
  
「先去看看情况吧，本来就是拼运气的事情，怎么能说的准呢。」黄教授即便如此说，他失望的表情岂能逃过陈衿衿的法眼。  
8 h# m- l- H3 Z% C5 a, s  
「老师，无论如何我都会努力做的。」陈衿衿看到导师如此，急忙上前去表决心。, t. o6 m$ `\* k4 e' W  
  
黄教授欣慰的看向他，默默点头认可，在他肩膀上拍了拍：「不要有太大的压力，我们的理论已经相当完备了，缺少的就是那么一点点运气而已。」6 f$ }2 E4 J\* g  
  
「我一定会在这批样品里找到压制毒瘾的手段。」陈衿衿拳头一捏，干劲满满。+ z\* n  I4 p( Q$ g" V( D  
4 j& O% c, T; S3 [\* o1 s  
三人一路前行，路过一个巨大的透明落地窗，窗外正是黄教授心心念念的试验田，娇弱的无名植物在猛烈的风雨摧残之下摇摇欲坠：「老天啊，让风雨快些停歇吧。」黄教授心急如焚。  
' p$ l' ~% j) E1 L: r, z4 C  
陈衿衿毕竟年少，有那么一丝随遇而安的心态，既然老天给了自己一个坏运气，那么再如何怨天尤人亦无法挽回什么，还不如把这个时间用来规划接下来的实验计划。他跟着黄教授略微看了一眼试验田，心中就有了初步的规划，欣然言道：「老师，天气这么恶劣，不如先回住处计划一下接下来的实验计划，在这里空耗着并不能改变什么。」$ e1 b4 p6 a! Z6 w\* W; Y  
0 w& H: }8 o0 I& O  
保罗诧异的看了陈衿衿一眼，也帮着劝道：「这边走吧，房间已经帮你们准备好了。」  
  
送走了黄教授以及陈衿衿，保罗终于得了闲暇时间来执行自己未完成的工作。他沉默着来到了生态园里的一处秘密房间，自从来到这个完全私密的房间，保罗便完全放松了下来，这里是万万不能被外人知晓的秘密之地。" X8 r5 W( ~( {8 [: n" }  
' A! l8 p# D4 z8 ~4 c  
保罗打开了房间里的老式留声机，昂扬的交响乐响起，他带着朝圣的心态，重新戴上乳交手套，目光转向妇科手术台上的蜜娅：「杨龙啊杨龙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，我开始对你产生兴趣了。」  
, Q: J7 U  t4 \# w# D( v. \_% f4 E  
「嘿嘿，嘿嘿。」蜜娅嘴角流涎，双目黯淡无光，单手徒劳的向天上举着，抓向那虚无缥缈的极乐之境。9 a% e+ \_/ Y7 m# X  
  
翻开蜜娅微闭的眼皮，露出无她无神的眼球，探出两根手指在她眼前晃晃，看到蜜娅的瞳孔随着他手指的移动方向放大缩小，保罗满意的点点头：「药物作用良好，时间刚刚好。」6 e6 M3 j) T7 r0 D; s! \_  b' T# Z  
8 A5 D3 u5 i5 x6 W. L  
「蜜娅，你还记得自己是谁吗？」保罗拔下了蜜娅白皙手臂上的输液管，静静的站在手术台前，眼神犀利。" `8 A  K; B! i# i' F  H& E- Q  
" E6 i' @- f7 u9 n: V" b  
「我是蜜娅，嘿嘿，我是蜜娅。」 蜜娅依旧沉浸在自己虚无缥缈的幻觉之中，下意识的回答，说完，眼角已流出一滴清泪。4 b& V$ t6 f# C" \7 \_2 t5 I4 m  
. \_' W3 `: e& g. i! T  
「不错，初步的认知已经完成了，虽然做的糙点。」保罗满意的点头，继续问道：「杨龙对你说过什么？」, k2 V9 p8 S! W3 \" s' E. L  
  
「死亡亦是新生。」蜜娅呆滞的重复着，意识在药物的作用下被击溃，她的潜意识也不知，为何要服从这些陌生人的指令。  
) i2 F6 f3 y8 z  
「死亡亦是新生。」杨龙继续满意的点头：「那么我们就就开始吧。」% P; q# \1 k; z% L8 K% G  
7 }: u) u- v2 h7 s4 N\* x  
保罗曾经是莫恩岛乔治公爵的高徒，权利至高的时候甚至以养父子相称，只不过后来由于某件事情，他做了一些违背公爵心愿的蠢事，公爵碍于多年情分，未曾取他性命，仿照先例将他发配至暹罗，至此，保罗就在暹罗定居至今，时间久了，回归莫恩岛的心思也就淡了，如今的他，一心只想通过各种渠道搞钱。而杨龙，则是他的长期合作伙伴。  
4 I# o6 ^+ Z1 N1 {1 d  
一个多月以来，蜜娅始终在室内呆着，作为杜思文时，他就是一个大白胖子，如今久不见天日，皮肤已变的成了一种近乎病态的苍白。  
1 L8 D4 e5 L; J  
保罗打开了手术台边上的显示设备，稍微操作一番，屏幕上显示出一个栩栩如生的女性三围模型，细细看去，那模型竟是黄金殿上一跃而下且早已身陨的萨莎。  
  
而此前保罗出去接待黄教授的时候，蜜娅的身体数据已经被录入了系统，二者的三围数据缓慢重合，红色部分标示出了差异之处。保罗冷静的根据差异点在蜜娅白皙的皮肤上点点画画，不多时，蜜娅的皮肤上就布满了黑色线条。  
  
「嘿嘿，嘿嘿。」蜜娅依旧痴傻的笑着，浑然不知自己将要面对的命运。8 ]- @+ \3 C$ K/ A  d  
  
淡黄色的液体被缓慢送入静脉，蜜娅彻底昏迷了过去。保罗穿上手术用套装，慢慢走近，银白色的手术刀残忍落下，皮肤被划开，无用的人体组织被切除，仿生材料被调整好形状放入躯体，在保罗的手下，蜜娅的躯体有如橡皮泥一般被肆意改造重塑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身体数据慢慢和系统里重合。  
" ]- L& D5 a# k; r7 Q) }$ c  
可是随着手术的进行，保罗的脸色忽而变的凝重，喃喃自语：「不对，不对，不该是这样的，怎么可以是这样。」$ Z8 f8 X( D5 V& F4 o8 \6 ]0 A0 ~  
  
这样的情况持续许久，保罗的表情由凝重逐渐变成惶恐，而后化作癫狂：「又是你，怎么哪里都是你？不，不，不，事情不应该这样发展的，你这个怪物，如果不是被你害成这样，我甚至想称呼你为天才。哈哈哈哈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怎敢如此狂妄！老师都未能完成的技术，竟然被你实现了！而且还是二十年前就已经实现了，你这个变态，视人伦为何物？」- T$ `4 ^, o. n; y  s, I4 X& `9 P  
5 R$ N2 M5 O1 M" V/ o3 G8 V+ O+ S  
「蜜娅，哈哈，蜜娅。」保罗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渴望以及嫉妒，精神陷入无比的癫狂之中：「沈星宇，沈星宇，你做的好啊，竟敢如此羞辱于我，炫耀吗？哈哈，不知道在你看到他的结局之后，会不会后悔当年的决定。」  
/ ^2 t7 k/ c; M; h. P0 W  
「不，不，不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哈哈哈哈。」保罗的表情变的越发狰狞，手术刀沉稳的落下，划开血肉，挑开筋膜，狰狞的面孔被鲜血玷污，保罗癫狂的笑着：「thus shall complete thou。（这些将使你变的完整。）」  
, A6 T& u\* s( l; G- Y1 q  
留声机里的交响乐恰进行到最激昂的章节，保罗宛如一只优雅的恶魔，一只自由的行走在世间的恶魔，对着蜜娅露出尖锐的獠牙。. f' ]9 R3 J  W+ Y+ S  
  
「哈哈哈，他们说这是宿命，逃不掉，也躲不开。宿命就像一扇门，当你推开这扇门，一切就已经注定了。而这就是你的宿命，母神早有安排。」伴随着激昂的交响乐，保罗在胸口划个十字，聊以安慰自己所犯的罪孽。  
' r9 ]4 \_9 ]8 W- U  
房外的大雨始终不停，陈衿衿在房中准备着接下来的实验计划，忽而接连数道炸雷，扰乱了他的思绪，再沉不下心来准备材料，加上在房间里呆的久了，总觉得心口堵着一口闷气，便决意出去走走，或许屋外的清新空气能让自己重新精神起来。8 k5 Y8 v4 I8 A! ?+ N( j/ ~& n/ U  
. J1 A8 x  d4 |% ?4 x  
在剧烈的风雨声中，诡异的传来了一丝交响乐的声响，陈衿衿心中好奇，便循着声音可能的来源慢慢寻去。走了许久，终于来到交响乐的源头，门牌上挂着「总经理办公室，非请勿进。」- \! H) j8 J\* a0 R2 Z  
  
「想不到这个叫保罗的，还挺有品味。」陈衿衿已能想到保罗好整以暇的坐在办公室里，或许喝上一杯咖啡，看上一本闲书，闲观风雨，着实是神仙享受。  
  
「保罗先生，保罗先生？」房间里的交响乐给保罗加了很多映像分，陈衿衿亲亲的敲了敲门，或许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和他多亲近亲近，聊一聊关于试验田的问题也未尝不可。; V3 Y\* g6 f; F1 [9 ]: }  
  
连续敲了数次，房间里始终没有回音，大胆的转动门把，打开一条小缝，交响乐的声音更大，透过门缝却未发现房间里有人，陈衿衿试探道：「保罗先生，您在里面吗？或许我们可以聊一聊交响乐，再聊一聊试验田的事情。」  
% c7 r, \# C$ y/ m  
里面依旧没有人回，陈衿衿打开房门，悄悄的走了进去，可以很明确的听到交响乐是从更里面的房间传来的，往前数步，再去敲门，依然没有回音，而且房门被从里面反锁，看来这个保罗还是一位喜欢吃独食的主，陈衿衿笑笑，君子成人之美，既然保罗避而不见，他也没必要刻意强行求见。  
. U; g7 j2 X3 S: b  X  
转头之时，余光一瞥，正看到保罗的电脑开着，打开的文档内容引起了陈衿衿的注意《一种记忆重置方案的实操报告》文章落在第三十四章，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则是：「理论已经完备，鉴于实验体VJZ-SS-01的成功，我准备了实验体DSM-MY-02，」后面是一片空白，也不知为何保罗到此处即搁笔不写。& r! b# s; T4 G1 j5 V+ v0 ?  
% B8 F! K( ~1 Z8 Q: Z" d  
「记忆置换？他是通过什么手段实现的，这样的技术太过可怖了吧。」陈衿衿是一名理论医学生，对这样的技术当然非常感兴趣，可碍于这是旁人的成果，偷看未免不智，不过这项技术就像一只小虫不断勾引，最终决定只扫一遍目录，享受一次保罗的奇思构想之后，便不再去看。  
  
恰此时，内房的交响乐在高潮之时戛然而止，随后传来了保罗的声音：「喂，是，杨老板，款项什么时候打过来，没有款项，我这边不太好操作啊。」  
  
陈衿衿在屋外听了个正着，暗自想道：「操作什么？难道就是这篇文章里面的记忆置换术吗？看来电话那头是他的赞助商了。」  
  
「提价那也是没办法的事，你提供的实验体有点问题，你知不知道我做这件事情需要担负多大的风险。」保罗的声音高了起来，应该是电话那头没有答应他提价的要求。  
\* G& O$ ]  u% o  s8 F) c  
「梆。」里屋传来重重的砸门声，陈衿衿被吓到，屏住呼吸，抬腿就想走，可是此时想走也走不了了，内屋的门开了，保罗气冲冲的走了出来：「该死的，无商不奸。」  
  
陈衿衿尴尬的站在门口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保罗一眼就发现了不速之客，脸色由阴转晴，温和的问：「你是？」& w' w+ \2 U( C  
# f# Y3 I% c, M' {$ O) Y# o5 L  
「我是陈衿衿，保罗先生，和黄教授一起来的，我们上午刚刚见过。」偷听被正主发现，陈衿衿面色尴尬，支支吾吾的回答。  
  
「那你。。」保罗的眉头皱了起来，眼神瞟向了背后的内房。  
! I: h2 n6 ~$ c% }  
「哦，我在房间里呆着闷的慌，恰好又听到了交响乐的声音，原来保罗先生还是个风雅之仕，对了，门没关，我刚刚进来，您就出来了。」生平第一次扯谎，陈衿衿无比慌张。  
4 [8 ^/ N3 Y! u  
「哦？你也喜欢交响乐？看来你在的这段时间我们会相处的非常愉快。」保罗摆出一个高深莫测的表情，皮笑肉不笑的接茬，在电脑前坐下后，随意的掏出一盒雪茄打开后转向陈衿衿：「来一根？」  
  
「额。谢谢，我不会。」陈衿衿慌忙摆手拒绝。  s9 l2 u1 o2 n; O0 N- r  
, s\* ]4 O( o% R+ u4 m" q\* j  
「不会就学嘛，都是朋友，来串门我欢迎。」保罗放松下来，可是面色一转，黑着脸说：「不过嘛，我这里，下次要来，请先预约。毕竟这里算保密单位，若是被政府的人知道了，我，你，黄教授都会非常麻烦。」" U4 y' P) q. Y  
  
「知，知道了。」陈衿衿垂下头，莫敢直视保罗的目光。  
  
「对了，你来找我有事吗？」保罗看自己目的达到，面色再次温和下来：「毕竟第一次嘛，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。」; b8 K! Z& e# `( i  
$ R% k( Q7 L) f/ l  
「我是想了解一下试验田的事情，黄教授身子不好，已经睡了，所以我只能来找你了。」说到正事，陈衿衿的慌乱以及尴尬立刻消失不见，无比认真的询问起来。6 j: g! t8 o. p+ s6 @! D2 O& K1 z  
  
「进来坐，我也正要和你说这件事情。」保罗收起了雪茄盒，笑着招手：「实不相瞒，今年试验田减产严重，大抵只有往年一半的产量，勉强够你们一轮的实验。」6 {  M5 n4 i) X3 J! M' [  
  
保罗心怀鬼胎，两人在房间里就着试验田的问题，聊了很久。  
. @3 i& x3 K0 B\* p7 {  
---  
2 A  j5 |0 R/ r$ z% m5 n0 q  
不知过了多久，蜜娅终于在病床上悠悠醒转。+ L2 i( g. h, w- d  
  
整个身体都感觉木木的，没有任何知觉，即使是简单的扭头都耗费了她无数的力气。: I; q# L1 t& N2 H( M9 [  
  
「你醒了？」保罗掐着时间重新来到了这里，果不其然看到了蜜娅适时醒来。\* |4 L' ^/ r- y% u, c, f# }  
& u4 G% R6 V- t  
「我在哪儿？」蜜娅忍着喉咙的剧痛，沙哑着问：「你是谁？」1 Q8 p% R0 }: N! r; ~7 p. N  
$ T6 f/ h1 Y0 I9 J  
「不是你自己要求来这里的吗？」保罗也不在意此时在病房里，笑着反问：「你应该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的。一个小小的手术而已，不至于失忆吧。我问你，你是谁？」  [, Z( d# t  i/ e' h! [  
  
「我，我，呜，我，我是谁？」被反问之后，蜜娅越发痛苦，不住的挣扎起来，头痛欲裂：「呜，我自己要求来的？」  
; y+ B! L% {5 R3 K  
破碎的记忆，人工设置的记忆被残忍的植入，各种记忆重叠起来，蜜娅无比痛苦，脑子里有如万千虫子在不停噬咬，相对应的就是脑神经被剪断重组，如果这一关没有坚持过去，等待她的就是结局就是变成植物人。- W# K) \_% Q# D! R" t6 g) O  
, \% D8 G' g3 l" k1 k  
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，这样的过程必须要在蜜娅完全清醒的时候进行。而此时，蜜娅刚刚从睡梦中醒来，脑子最是放空的时候，保罗说出引导词，辅以空气里淡淡的麻醉成分，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完成，成败在此一举。  
+ u  y; g8 f6 A2 d6 M2 P# V% M8 x1 J  
病床上的蜜娅不断挣扎着，时间早已超过了安全阀值，出乎意料的，蜜娅挣扎并没有持续多久，不多时就软软的瘫倒了，生死不知，她没有挺过这个风险极高的脑部记忆置换术。  
" \_+ H0 q8 N8 z  
保罗看着软软的蜜娅，表情无比凝重，心中无比疑惑：「不该是这样的，该死，我怎么会忘记了这个，他是沈星宇的造物，体质较常人不同，对于各种物质的消化吸收能力是常人数倍，普通药物在他身上就是特效药，该死的，我不会是剂量加多了吧？」5 d, M  O\* W( `, k  
  
保罗正在懊悔，脑海中闪过无数修改方案，一个小小的疏忽几乎导致了无法挽救的后果，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，失败了就是失败了。那边蜜娅却突然醒了过来，沙哑着说：「水，给我水。」  
  
「恩？」保罗满脸的不可置信，按照他的经验，记忆置换术如果失败，段没有这么快就能醒过来的，而且脑子好像还没有被烧坏，这诡异的情况，或许只能用他是沈星宇的造物来解释了吧。  
  
看到蜜娅醒来，保罗先是诧异，接着就是恼羞成怒，这个沈星宇的手段超越了自己太多太多，他就像一个站在高山上的神明，二十年前在山巅投下一颗石子，自己在山脚，二十年后还能看到石子落入湖海荡起的波纹。  
  
「你是谁？」保罗压住心底的愤怒，再次试探道。  
. E4 e; J# x, ~3 E  
「我？名字吗？我是蜜娅。」蜜娅沙哑的声音传来，这让保罗欣喜不已，接着问道：「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？」  
  
「我自愿要来的，为了杨龙，我自愿付出一切。」蜜娅傻傻的回，说到这里，又痛苦的哼哼一句：「对，我，我是自愿的。」蜜娅被脑子里的痛苦折磨着，眼泪不自觉的流了下来。# ^  L" S& e2 R8 ]2 @# y  
  
「恢复之后你要做什么？」保罗还是不放心，再次确认。  
  Y# \_( N  `+ F4 l! t& x) b  
「我要接替萨莎的位置，重组黄金殿，掌控暹罗所有的地下生意。」蜜娅很是疑惑，背诵般的说着，而这些内容，如楔子一般钉进了她的脑子里，完美的掌控了她的记忆。3 G9 X0 ~5 L, ?  
  
---; Q7 k- l$ e; b; I2 B  
6 a- D; Y1 j( k6 X( A  
一个月后，终于到了拆绷带的日子，蜜娅看着镜子里陌生又熟悉的面孔，保罗在后方扶住她瘦削的双肩，手指抚过蜜娅光滑细嫩的皮肤，最终在她眼角处停下：「喜欢这张脸吗？蜜娅。」  
  
「萨莎。」蜜娅呆呆的回应：「这是萨莎的脸，为什么要给我这张脸？」8 u, U) X" T\* l7 a0 n  
  
「这个问题的答案，需要你自己去寻找答案了，或许你帮杨龙把事情做好了，他就会告诉你原因了吧。」保罗在她的太阳穴上揉了一揉，低声问：「还疼吗？」' k& g- R6 l1 J8 \_; J( c0 N  
5 U8 W, P) g5 m' e+ D; ?  
「不疼。」蜜娅颤抖着回，接着问：「我的声音为什么和萨莎不一样？而且还如此粗旷，如果要我假扮她的话，这样的声音怎么能行？再不济，也应该改成女人的声音。」  
/ n- r) K! R+ q9 X, [1 Q  
「给你。」保罗从抽屉里取出一本书以及一个存储器：「女性化训练方案。这是杨龙特别要求的，我所做的只是最基础的，一个人的面孔以及骨架是生来就决定好的，我做的就是帮你更改后天不能改变的部分，最重要的内容，杨龙希望你能自己来完成。」  
  
「他希望我自己把自己锻炼成萨莎吗？」蜜娅抚摸着自己柔和的面孔，悠悠的说着。  
7 g: x& z& H0 j+ r  
「对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他爽，呵特殊趣味罢了，或许这就是角色养成？」保罗笑着：「看看你的躯体吧，有了一张女人脸，身材却是男人，真是古怪的癖好。」  
  
蜜娅怔怔的站了起来，脚踝处传来一阵剧痛，斜斜的摔倒。保罗没有扶，指向凳子旁的高跟鞋：「忘了说了，你的脚踝和脚筋被截短，从此以后只能踮着脚了，为了免除脚踝的痛苦，你可以选择穿高跟鞋。」  
  
蜜娅的反应无比冷静，沉默着爬了起来，娇柔的脚丫套进高跟鞋，再次站起身，这次果然舒适许多脚踝上没有痛感，甚至还传来隐隐的舒适感。3 {5 R! b7 V& x% p  
. f) n  ~' C: e& ^" R& ~, a, r; x  
很显然，不仅是脚踝处被动了手脚，蜜娅站起身，大腿自觉的夹紧，小腿微微内八，脊柱笔直的立着，双手平摆到小腹位置，若是加上酥胸翘臀，可称端庄秀丽。奈何，她没有。  
  
肉条连带着储存丸子的皮囊在下身处缩成小小的一团，阴部光滑，没有一丝毛茬，保罗分明可以直接割掉他们，它虽小，可是残忍的证明着，这个有着绝美女人面孔的人，却是一个男人。/ Q6 m9 }- K( z! Q7 S! h  
  
「为什么？为什么还要留着它。」蜜娅指着小肉虫，不解的问。% ?7 A  W1 {- r+ Q  
  
「杨龙喜欢男人，喜欢带着小鸡巴的女男人，这还要问？他就是一个变态。」保罗在背后审视着蜜娅的躯体，淡淡的答。  
4 k' A1 h; ^" a/ y1 N  
「哦。」蜜娅再一次沉默着接受了自己的命运。+ G6 ]8 J3 j1 d  
- U: m1 Z% G' B4 [. @4 ~! ^" l8 c  
「这些是你需要每天服用的，不要忘记了。」保罗再一次拉开抽屉，那里放着整抽屉的药罐。  
3 q; }0 u) p  }+ T/ o5 O  
「雌激素吗？他真的是一个变态。」蜜娅取过一罐，拧开之后取出一枚，毫不迟疑的生咽了下去。+ v: H- v& j, g- L0 v  
! T9 Y8 X, h/ b& T3 q' [" V  
保罗看着蜜娅的动作，瘪着嘴点点头，看来自己的记忆置换手术进行的相当成功。他得意的笑了起来：「哼哼，你的技术再厉害，还不是要在我研究的手段下面败下阵来。」想到这里，又吩咐道：「哦，不需要每天服用，每隔一天服用一片就好。」他没有忘记蜜娅的体质问题，吸收能力较常人强，若是每天一片，会加大她的内分泌系统的负担，可能会带来不可控的后果。  
' Q5 A) W# H/ X7 B\* [\* D, c  
蜜娅的表现是如此的温顺，她接受了保罗嵌进脑子里的楔子，若非如此，她的表现段不会如此，想到这些，保罗又是一阵得意的笑。  
6 k( F, w" y) c; ~3 @  
只不过，他忽略了一点，而这一点，将给他带来完全不能接受的后果。在实验完成之前，蜜娅曾经瘫软了一段时间。  
2 ^" }! E' i+ S! @7 n  
随着蜜娅的恢复，清冷的生态园里多出了一丝温和的气息。陈衿衿每天在试验田里取样，偶尔也会遇上蜜娅踩着高跟鞋在园子里走着，她是姿态是如此的优雅，陈衿衿总会偷偷的抬头瞧她，脑海里浮现着不知所谓的幻想。  
  
那个优雅知性的女人上午每每会在园子里漫步，下午则是端着一本粉色的书本在阳台上静静的读着，陈衿衿看向她，她也会回以一个友善的微笑，女人甜美的笑容直酥到了陈衿衿的心坎里，每天出门都在期待和蜜娅会面的那个瞬间。  
  
陈衿衿继续日复一日的实验工作，可惜已连续多日没有遇到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女人，做起事来也心不在焉，直到这时，他恍然大悟，原来那个未曾说过一句话的女人，在自己的心底已占据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。! D8 V' x" A/ ^: p" S& `: V& t  \  
& [# ~2 n% Z- {) w3 q5 J6 \_8 F0 d  
「我还能见到她吗？下次一定要说上话。」陈衿衿在土里扒拉着鲜妍的植物，割开茎叶，挤出汁液，仔细的用玻璃器皿装好，一不小心小刀已割伤了手指，鲜血流了出来，混入了植物汁液：「我到底在想什么？白白污染了一份实验样品。」陈衿衿唉声叹气道。. Y9 P+ X) L, ]  t$ b" N- ?  ~  
. H6 L2 G0 ~3 g- V, c6 j5 f  
「你受伤了。」一个沙哑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似男非女，若女非男，透露着一丝中性的美感：「要不要紧？」来人又关切的补上一句。  
  K  N8 a% O# v" x+ G- g  
陈衿衿诧异的回头，这一回头不要紧，只见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女人穿着一席长裙，优雅的立在自己身后，看到他回头，优雅知性的撩了耳鬓的半长黑发，在陈衿衿眼里，这是世间的绝美风景。$ A2 \_! C4 S7 Y7 E  
5 L: q2 f' T1 M6 h( w' g  
「你在留血，我去帮你取药。」女人又说。& o& s3 }: Z7 q( N9 d7 y) @# w7 L  
  
女人转身过去，看着女人的背影，陈衿衿这才反应过来：「不必了，我带着药了。」又怔怔的说：「她是不是和初见面时不一样了？」  l6 A5 M6 f' H7 o5 v0 h5 e' f+ m; \  
  
「那，再见。」女人摆摆手，给他一个善意的微笑。, Q) l+ k- S# i0 `  
  
「我叫陈衿衿，耳东陈，青青子衿的衿。你叫什么名字。」眼看女人马上就要走过拐角，陈衿衿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大声喊道。; ~; V/ L: H' Y6 W: c  
, x. R; `+ ], M! h2 I  
「蜜娅，我叫蜜娅。」女人还是走远，远远的，风儿带来了她的回复，好似带着女人身上的幽香。  
3 {  ]% O% w\* x) g& a  
陈衿衿痴傻的笑着：「蜜娅，真是一个好名字。」; g, r  C8 B) \8 A5 ~; A8 f& \( X! c! d  
: L: D1 y% D) P\* V5 m  
不过，对恋爱的美好幻想很快就被一个聒噪的声音打断了：「哥，想不想我？」  
! F( m& V% U6 z1 ?  
「青青？你怎么在这？」看到自己的弟弟隔着巨大的落地玻璃给自己打招呼，陈衿衿不满深深压了下去。  
  n5 \_# G- r: b5 Y' N/ z2 x" @  
「嘿嘿，恋爱了？」陈青青一阵坏笑，直接走进试验田，搭在他的肩膀上，看向了陈衿衿依然痴呆着看着的方向。  
- ^/ a5 X8 g8 {1 z% x  
「什么啊，你怎么来了，不是到暹罗谈生意么？都好些天了，还没谈完？」陈衿衿终于从恋爱的妄想中把自己扯了出来，面带狐疑之色，吩咐道：「是不是出了什么岔子了，你可不能随便做主，该问妈妈小姨的，你就要和她们商议。」  
5 j3 W+ ?# |, N/ |  
「嗨，这点小事，没必要和她们说，再说了，我今儿就是来谈生意的。」陈衿衿不屑的说：「你总是这样，老气横秋的，让你回来帮衬家来么又不来，不掌家，你就少管我的事啦。」0 g" n- L! \_: v% G  
2 u; V/ l' h% a% X" z  
「切，这里是生态园，你谈个屁的生意，肯定又是出来玩的。」陈衿衿亦是不屑：「哎，哎，哎，这是是试验田，你别在这里抽烟。」  
6 f8 M+ l  b+ ~& Q& l$ C  
「得得得，我不听你絮叨，我真的要去谈生意，晚上一起吃饭，我约了宋书宸。」陈青青头也不回的出了试验田，临走，转头说。- R$ N, f) u2 `+ G! z" A7 w+ W/ T  
+ \_" k& }) r$ Y: e9 d  K9 w2 ]8 U  
「他来的话我肯定要去的。叫宸哥，不要没大没小的，晚上备上好酒，这次来暹罗都没想到找他，该要赔罪的。」陈衿衿会意的笑。) P2 {( [. {) g# ?6 E( h  
; ~6 e, B5 @5 f6 K" V. ~  
「得嘞，有你这句话就行。」